歷　史／滄海叢刊／東大圖書公司印行

盧溝橋事變

李雲漢著

盧溝橋事變

滄海叢刊

李雲漢著

東大圖書公司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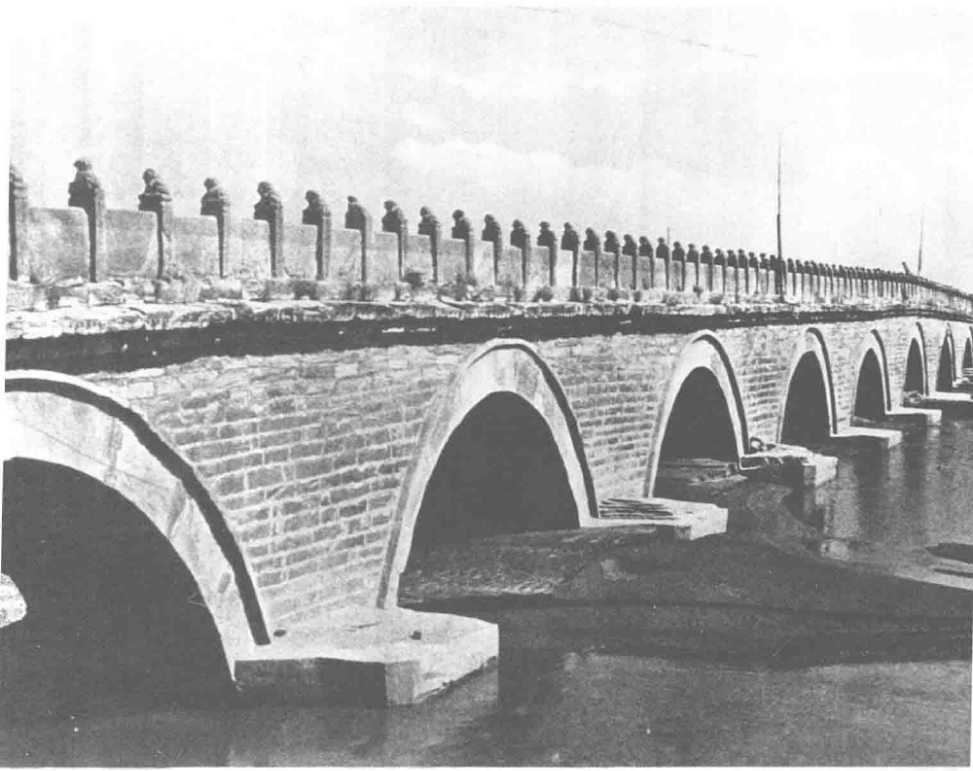
©盧溝橋事變

作　者　李雲漢
發行人　劉仲文
出版者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銷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所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二樓
郵撥／〇一〇七一七五一〇號
初　版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九月
編　號　E 64034
基本定價　柒元柒角捌分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一九七號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士勇的頭橋溝盧守戍



影側橋溝盧

盧溝橋事變 目次

引 言

壹、九一八事變後之國難

一、日本侵略華北……一六
(一)侵佔熱河與進攻冀東……一七
(二)分離華北……二四
(三)所謂「內蒙工作」……三三

二、中國政府的決策……四一
(一)安內攘外，長期抵抗……四二
(二)統一與建設……五〇
(三)忍讓的條件與限度……六〇

三、知識份子態度與民間輿論……七一
㈠理性的愛國救國者……七三
㈡謀略派—「人民救國陣線」份子……八〇
㈢學生運動與民族主義……八七

貳、西安事變與抗日決策

一、中共與國難……九七
㈠擴大叛亂與「保衛蘇聯」……九八
㈡絕處逢生：藉抗日以自存……一〇三
㈢全力統戰的一年……一〇九

二、西安事變……一一九
㈠事變的本質……一一九
㈡中共角色與所謂「承諾」問題……一二七
㈢善後處理……一三七
甲、東北軍之移防與整理……一三八
乙、楊虎城解職出國……一四四

丙、中共問題的談判……一四九
三、抗日準備……一六一
㈠決定以西南爲抗戰基地……一六二
㈡中國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一七〇
㈢國民心理與社會輿論……一七八

參、戰前華北情勢

一、日人勢力及其非法活動……一九四
㈠日本駐屯軍的地位與實力……一九五
㈡各地領事館與特務機關部……二〇七
㈢走私活動與非法飛行……二一六
二、冀察政務委員會的因應……二二六
㈠對日應付與交涉……二二九
甲、人事的應付……二三〇
乙、事端的談判……二三六
㈡宋哲元與國內政治危機……二四九

㈢ 由「特殊化」到「中央化」……二五九
三、大風暴前的小風波……二六六
㈠ 日人要索與宋哲元返魯……二六七
㈡ 張自忠率團訪日……二七三
㈢ 兩次青島事件……二八一

肆、由盧溝橋事變到平津淪陷

一、事變的爆發……二九二
㈠ 日軍演習是否合法問題……二九五
㈡ 所謂「第一槍」問題……三〇三
㈢ 日人口中的「中共陰謀說」……三一四
二、備戰與交涉……三二四
㈠ 南京應變……三二五
㈡ 東京的謀略……三三四
㈢ 平津談判……三三八
㈣ 民間的呼籲……三四七

三、廬山決策前後……三五三
㈠ 中共請命抗日……三五五
㈡ 蔣委員長宣佈政府決策……三五九
㈢ 和平的試探……三六四
四、平津作戰……三七三
㈠ 宋哲元的猶豫……三七四
㈡ 廊坊衝突與廣安門事件……三八一
㈢ 二十九軍奮戰與平津陷落……三八六
㈣ 再接再厲……三九四
伍、全面抗戰
一、大戰的展開……四〇五
㈠ 南京軍事會議……四〇六
㈡ 上海八一三事變……四一二
㈢ 宣導、肅奸、全面動員……四二一
㈣ 物力、人力與文化資財的西遷……四三〇

(五) 撤僑與撤館……四三四
二、戰時體制與基本政略……四四四
(一) 最高決策機構：國防最高會議……四四五
(二) 最高統帥部：軍事委員會……四五五
(三) 共赴國難與黨派合作……四六六
(四) 中國國民黨臨全大會的召開與決議……四七九
三、外交與外援……四八五
(一) 孔祥熙訪問歐美……四八七
(二) 在華外籍顧問……四九五
(三) 中蘇簽約與軍援……五〇四
(四) 向國聯申訴與九國公約會議……五一九
(五) 特使的派遣……五三七
引用及參考書目……五四三

引言

一

盧溝橋，這座中國歷史上的名橋，由於馬可波羅（Marco Polo）在其遊記中盛讚其莊嚴宏偉「在世界上恐無與倫比」，而聞名歐洲，復由於民國二十六年即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發生的「盧溝橋事變」，而在亞洲歷史上留下了永不磨滅的紀錄。

橋跨於永定河上，東北距北平十五公里。永定河別名盧溝，故名盧溝橋，俗稱蘆溝橋。依據金史河渠志的記載，金世宗大定二十七年（一一八七），「以盧溝河流湍急，命建石橋」，歷四載（一一八七—一一九〇）而成，當時稱作廣利橋，以後改稱盧溝橋。建橋已經八百年了，但由於明英宗正統九年（一四四四）曾經重修一次，今天所見到的盧溝橋已非初建時的原貌。

盧溝橋屬宛平縣，縣城在橋之東北側。這座不算大的縣城，係明代崇禎年間（一六二八—一

六四四）所建，初名拱北，後改拱極。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北京改稱北平，並爲直轄於行政院之特別市，原設於北平城區的宛平縣治遂遷拱極城，稱宛平城。這是中日戰爭發生後，第一座受到日軍砲火攻擊的縣城，美國南伊利諾大學（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at Carbondale）歷史學教授戴德華（Donald S. Detwiler）最近寫了一篇論文，認爲宛平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的地點。

盧溝橋夜月，景色至美，波光曉月，上下蕩漾，名曰「盧溝曉月」，爲燕京八景之一。盧溝橋更爲交通要道，在橋北側建有平漢鐵路經過其上之鐵橋，與豐臺同爲北平出入必經之門戶。豐臺於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九月爲日軍强行進駐後，平漢鐵路乃爲北平惟一通往中國中部的交通線，盧溝橋也就成了北平南郊的惟一門戶，它的戰略地位更顯得特別重要。日軍之汲汲在盧溝橋附近挑釁，本意卽在藉故控制此一戰略要地，以截斷北平與南方各地的來往，迫使冀察當局在孤立無援的危境中，不能不聽命於日人的擺佈。但日人的估計錯了，中國不再退讓一寸土地，結果是兩國全面戰爭的展開。七七之夜，也就開啓了中日關係史上的一個新紀元。

二

造成盧溝橋事變的根本原因何在？

不容置疑的答案是：日本在華北駐軍的違約擴張，非法侵佔，對中國軍民恣意欺凌、壓迫與侮辱。誠然，日本之駐軍北平、天津及北寧鐵路沿線，是依據一九〇一年的辛丑和約，但其兵額、裝備、駐地及演習地帶等，則早已超過了條約規定的權利範圍。如豐臺，並非條約規定的駐兵地點，而係日軍非法强佔，卽係一例。日軍無限制的擴張，不停息的挑釁，於中國國土內策動所謂「華北自治」，並建立僞蒙、僞冀東等傀儡組織，其駐屯軍的活動也早已超越了條約規定保護使館及維護交通安全的範圍。其縱恿走私，任意捕人，包庇奸宄，策動叛亂，公然販毒，肆意詆毀國民政府及其領袖等等妄行，不一而足。中國政府及華北地方當局雖極力忍讓，期可委屈求全，然民間的抗日情緒，則因日方之步步侵逼而迅速增漲。這種情勢，不僅中國朝野認定爲戰爭已無法避免，卽對中國事務有所了解的日本政府人員，甚至軍人，也未曾否認。日本資深外交官重光葵卽亦說過：

日本軍人在華北造成一種情勢，非引起兩國間的全面戰爭，不能解決。

「軍閥興亡史」一書的著作人伊藤正德，亦曾坦誠的認定：「盧溝橋事件，乃是當地（日本）軍憲政治工作的結果。」他並認爲當時情勢如不改善，軍事衝突遲早是要發生，曾謂：「盧溝橋事件決非偶發事件，而是有其發生此種事件的暗流存在；如果不能將其流入堰塘內，而改變其方向，則是項不幸事件的發生，遲早將不能避免，乃爲想像得到的事，而且具有充分的理由。」

著者研究戰前的華北情勢，始終認定日本在平津地區的「駐屯軍」，才是盧溝橋事變的眞正元兇。研究中日戰爭之起因的人，如果忽略了戰前華北日本駐軍的實力及其活動，就不能了解事變起因的眞相，自然也就無法作出公正客觀的論斷。多數外籍學者論述中日戰爭時都忽視了這一層，不能不引爲遺憾。

戰爭結束後，日本政府大部分檔案爲美國所佔有，並予以公開。檔案中顯示，一九三七年的日本林銑十郎內閣，已減弱對華侵略的政治與軍事壓力，主張「經濟提攜」，避免武力衝突。然而，這種情形並不足以證明日本軍人沒有挑動戰爭的本意，因爲一九三一年以後日本內閣實際上已無力約束其軍人的行動，試問日本關東軍發動一九三一的「九一八事變」，何曾經過日本內閣的決議？於一九三七年六月繼林銑十郎出任日本首相的近衞文麿，倒是比較冷靜持平些，他認爲：日本於一九三六年發生「二二六事」後，素主侵華的「統制派」長州系軍閥，將「一意對蘇」的「皇道派」（薩摩，佐賀，土佐等系軍閥的聯合勢力）打垮後，就已伏下了引起「支那事變」的契機；至於盧溝橋事變，則完全出自駐屯中國華北之軍人的策動，他身爲首相，事前毫無所知。近衞文麿在其自著「日本政界二十年」中，曾坦誠的說出下面一段話：

> 余拜命組閣之時，陸軍自滿洲事變以來所為之諸種策動，已相繼成熟，在中國大陸似有一觸即發之勢；當時中國問題，已至非武力解決不可之程度，余當然不知。故組閣後不足一月，盧溝橋事件爆發，竟至擴大為中國事件。當時各種事件之發生，政府中人固無所聞，

即陸軍省亦無所知，完全出自當地軍人之策動。

近衞文麿又慨嘆「內閣已成爲無影無蹤之統帥權下的傀儡」，在此情形下，日本政府表面上表示對華採取「緩進政策」，並不構成決定戰爭是否發生的主要因素；決定戰爭與否的動力在軍部，不在內閣。然而，在法理上，任何政府在對外關係上，都要對其國民的行爲負責；盧溝橋事變既爲駐華日本軍人所策動，日本政府又如何能推卸其發動戰爭的責任？

三

盧溝橋事變本爲一地方性之軍事衝突，如何能發展爲長達八年之久的全面性戰爭？對此一問題，歷史學者們見仁見智，中國人與日本人的認知，差距尤大。筆者的論斷是：日本於事變發生後雖對外宣稱「不擴大」，實際上却不肯放棄其侵略的既定計劃，一意要在「現地解決」的陷阱下置冀察兩省於其勢力範圍之內；中國政府，則已由於統一的完成與國力的增强，決心維護華北的領土與主權，不再對日本的侵略作任何退讓。日本要進攻，中國不退守，戰爭當然就無可避免，而且越來越激烈，越來越擴大！

美國駐日大使格魯（Joseph C. Grew）在其「使日十年」（*Ten Years in Japan*）一書中，批評日本軍國主義者，犯了對中國估計錯誤的錯誤，是很理智、很深入的論斷。著者亦發現，在

華日本軍人之侵略華北，猶之六年前之侵略東北，相信「只依威壓即可使問題解決」，這就犯了狂妄自大，忽視現實的錯誤。彼等不獨未能認清中國民族的精神、意志和潛力，以及六年以來中國國情和國力的顯著變化，即於華北在中華民族生存上的地位及國際間對華北重視的程度，亦毫不考慮。著者以爲，日本軍人在對所謂「華北問題」的認識上，最低限度犯了下面敍述的四項錯誤。

其一，忽視了華北在中華民族的生存和發展上的不可分離；他們不曉得沒有華北，就沒有中國；要攫取華北，勢必要與中國全國爲敵。九一八事變發生，中國政府和人民就有和日人一拼的決心，只是爲了培養國力和等待有利的時機，才作了忍辱負重的決定，忍下了「壯士斷臂」的哀痛。華北告急，中國人感到已面臨民族存亡的最後關頭，不能不爲保衞華北而奮起抗戰。蔣中正委員長於二十六年七月十七日在廬山發表的決策性談話中，即曾指出：

> 北平若可變成瀋陽，南京又何嘗不可變成北平！所以盧溝橋事變的推演，是關係中國國家整個的問題，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

中國國民黨於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四月一日發表的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亦宣示中外：「北方各省之存亡，即中國之存亡」，「北方各省若不能保全，不特東北四省問題，永無合理解決之望，中國領土之全部，亦將淪胥以亡。」

其二，忽視了北平在中國知識份子心理上的特殊地位；日本軍人沒有理解到，北平是中國文